

许征帆 李润海 主编

社会主义 发展道路论

YOUZHONGGUOTESESHEHUIZHUYILUNCONG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丛



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组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

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论

许征帆 李润海 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济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论/许征帆,李润海主编.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8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丛/李文海主编)

ISBN 7-209-02443-3

I. 社… II. ①许… ②李… III. 社会主义制度 -
研究 IV. D033.4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论

许征帆 李润海 主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政编码:2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4印张 4插页 330千字

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209-02443-3

D·584 定价:19.80元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丛》编委会

主	任	李文海		
副	主	任	陶德麟	田心铭 张士宝
委	员		黄楠森	许征帆 高鸿业
			钟哲明	郑德荣 赵明义
策划·组织		张士宝	任 青	李运才

总 序

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李文海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校 长

我们刚刚隆重纪念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20 周年。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从这次全会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如果没有在这个科学理论指导下 20 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实践,也就不可能有这一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丛”。

这套“论丛”在 1999 年出版,从时间上说,虽然并非刻意的安排,却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事。80 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50 年前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以及前面提到的 20 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来说,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由于 1999 年是 20 世纪的最后一年,因此,当人们在此时估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意义时,便十分自然地会引发起从世纪历史的角度去思考的兴趣。

“社会主义”一词,在晚清时期就已开始传入中国。在上一个世纪末,我国的政治界和思想界就有过几次传播“社会主义”的热潮。但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还多半是作为一种学理来进行宣传和讨论,传播或者鼓吹者大抵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信奉者,有些人即使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他们所了解和追求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相去甚远。直到五四运动前

后,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把社会主义真正作为一种长远追求的崇高目标。

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在 20 世纪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的巨大成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了不起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20 世纪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可以说是探索的世纪、变革的世纪、发展的世纪,而所有的探索、变革和发展,都是紧紧围绕着自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就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两大历史任务进行的。这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前提的。大体说来,本世纪的前半个世纪,无数志士仁人经过艰难的探索,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巨大变革,终于完成了头一个历史任务,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确立,就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本世纪上半叶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标志。

新中国的建立,开辟了民族振兴的广阔道路。本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带领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不失时机地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这是一个更为艰巨更为复杂的任务。在探索过程中,在变革过程中,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有过胜利,也有过挫折;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一直到进入了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在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党领导人民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实现了本世纪以来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才有了今天经济和社会生活如此迅猛而深刻的发展变化。在即将迈入新的世纪的时候,全国人民才能以如此坚定的步伐,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

伟大目标英勇奋进。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没有任何成例可援的创造性事业,当然也不会是一条没有任何艰难和风险的“平安大道”。目标已经确定,但征程还很漫长;道路已经开通,但探索并未终结;基础已经牢固,但挑战依然严峻。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工作者理应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不断增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通过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使我们能够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背景下,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及时识别和排除各种干扰,更好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这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丛”,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情和目的组织编写的。

在酝酿组编这套“论丛”的时候,作者、编者和出版者曾在一起做过研讨,大家一致认为这套丛书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特别的努力:一是要在全面、正确领会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上下功夫。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邓小平理论的指导,这当然毫无问题,因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既然是一个完备的科学体系,自然只有用科学的态度来加以对待。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在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上,片面性、绝对化、简单化甚至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实用主义等现象,还是屡见不鲜。这种不良学风,既损害了邓小平理论的声誉,又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是应该坚决避免和反对的。二是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重大问题,不仅要有理论的阐述和说明,而且要有对有关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和分析解剖,避免从书本到书本,空发议

论,而应始终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三是坚持双百方针,努力做到两个服务,即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对学术问题,要提倡不同观点的平等讨论和相互切磋;对思想认识问题,要积极引导,以理服人;对事关政治方向、重大原则问题,要旗帜鲜明,分清是非。同时,对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既不应该回避,也不应该只限于对既往事实的经验总结,应该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这样,才能把理论宣传和决策咨询的作用更好地统一起来。

这套“论丛”的作者,大多是各高等学校的资深教授和学术名家,也有一部分颇有成就的中青年学术骨干。他们努力按照上面提到的编写原则,深入钻研,精心写作,共同完成了全部 12 种著作。对于他们严肃认真的治学作风,我代表编委会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我们也要对山东人民出版社决定组织、出版这套“论丛”以及在出版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致谢。至于这套丛书是否真正达到了上面所说的要求,我们只能把评判的权利交给读者朋友。不论读者朋友对作品做出什么评价,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能够以这套丛书,作为参与其事的一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告别难忘的 20 世纪、迎接辉煌的 21 世纪的一个小小的纪念品。

1999 年 1 月 11 日

于人民大学林园

目 录

总 序	(1)
一 走向社会主义起步与征途的艰辛抉择	(1)
(一)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发生论的 两个相关层次问题的探讨	(3)
(二)是社会形态更迭历程中的 “特例”还是“通例”	(20)
(三)为解决历史最高难度的 课题而孜孜求索	(41)
二 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初创	(78)
(一)从迂回过渡的设想、直接过渡的 失败到迂回过渡的实践	(78)
(二)从等待欧洲革命胜利到一国 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	(95)
(三)从两党联合执政到俄共(布)一党 执政	(108)
(四)从单一制国家结构到复合制国家 结构	(122)

(五)从雏形的苏维埃体制到高度集权的

苏维埃政治经济体制 (137)

三 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要题、难题的

反复求解 (147)

(一)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哥德巴赫猜想的

求解与突破 (147)

(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变动中政府

经济职能的调整 (161)

(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合的

反复尝试 (177)

(四)从被封锁到开放的曲折经历 (194)

四 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根本问题——跳出

政权兴亡周期率 (205)

(一)对政权兴亡周期率的理论思考 (205)

(二)苏联为何没能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 (218)

(三)社会主义中国能否跳出政权

兴亡周期率 (231)

(四)培养接班人——社会主义事业传宗

接代的关键 (247)

五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与逆流 (255)

(一)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针的变迁与

反思 (255)

(二)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评价

问题上两种思潮的较量	(290)
(三)生死攸关的选择——科学社会主义 还是民主社会主义	(327)
六 社会主义再度辉煌之路	(360)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 定位	(361)
(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发展目标的 制定和实施	(379)
(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与 争取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再度辉煌	(408)
参考文献	(431)
后 记	(433)

一 走向社会主义起步与 征途的艰辛抉择

我们课题组着手本书写作之时,东西两半球正陆续传来告别旧世纪的缕缕音讯,与此相交织的是隐约可闻的新世纪的脚步声。从时间上来说,历史长河中 20 世纪马上就要在自己的界碑前打住,其履历上的串串分号终于呼唤来了煞尾的句号。但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来说,20 世纪这样伟大的世纪决不会“句”了之。它的辉煌业绩,将直接影响 21 世纪,甚至直接、间接地影响着新的一千年和更为遥远的未来。作这样预测的主要根据:一是在这个世纪的四五十年代之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加速了科学技术的联手攻关,为社会生产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为众学科群的繁衍昌盛、更上一层楼创造了系列的现实可能性;二是在这个世纪之初、40 年代中期和七八十年代之交三个时段,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在中国相继实现了多次飞跃,把共产党人与先进人士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三是在这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后期,无产阶级政党统率千百万群众,因势利导,先后促成了战争引发革命、革命催生新社会制度的特大转化。在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一些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阶级矛盾格外激化,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组织性、觉悟性迅速提高的国家,先后打断了帝国主义环球链条薄弱的环节,打开通往社会主义之路,着手创建社会主义社会

制度。

社会主义革命由一国胜利到多国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由一国的实践到多国的实践,构成了20世纪最为引人瞩目、发人深思、催人奋进的篇章。尽管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比起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整体力量上、在统治和管理的经验上、在应对多种挑战的方略技巧上,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尽管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难以完全克服自身的嫩弱,难以根本改变历史命运的险峻与现实道路的坎坷,被武装颠覆者有之,被和平演变者有之,在堡垒内部自相践踏、自暴自弃、自我否定者有之。但它毕竟具有深邃的渊源和厚实的基础,它是几千年来人类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的缩影;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预示的、马克思主义者孜孜以求的行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自由人联合体”的雏型;是人类历史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启动;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世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一球两制”并存竞争、联系制约、借鉴扬弃,经受历史考验、抉择的伟大时代的漫长而迂曲的展现。这场盘古开天辟地以来的层次最高、规模最大、难度最强、影响最深远的事关社会根本制度的根本性转变的大求索、大尝试、大实践,当然非同凡响。它无论是凯歌行进,还是低吟徘徊,无论是巨大成功,还是沉重挫折,无论是山重水复的低潮,还是柳暗花明的高潮,都已在历史上打下深深的印记,都将成为20世纪留给人类的一份极其丰厚的精神财富。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我们应更广泛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论的研究工作,以利于充分发挥这份精神财富的巨大潜力。我们这部着力于探讨社会主义发展全过程中凸现出来的若干要题、难题、热门话题的习作,正是作为引玉之砖而献给读者的。期待这块粗糙的砖石引来美不胜收的精致雕玉。

（一）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发生论的两个相关层次问题的探讨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的梦寻转化为科学的理论之时,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建者——马克思、恩格斯就日益深入地运用最彻底、最完善、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当时在西欧和北美日臻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去考察资本主义或早或迟总要出现的崩溃和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用列宁的话说:“马克思没有丝毫的空想主义,就是说,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① 列宁着重指出马克思考察、研究对人类解放具有特殊重要性的这一历史过程的科学态度。他说:“这里所根据的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② 科学就是力量,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的科学论证,不断深入人心,为觉悟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各国的有识之士所掌握。但是,从总体上认识、把握这一客观规律之后,还得合乎规律地具体判断从何起步,抓准突破点,即在什么地方去凿开资本主义的坚冰,打开通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航道,这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与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5页。

② 同上书,第81页。

实践尝试。

这一类的探讨与尝试,在马克思、恩格斯亲自指导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日子里,已经陆续展开。结合资本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整体发展水平及其自身矛盾运动的具体状况,以及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两位导师对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哪一个国度,以何种方式、何等规模率先起步等问题作过思考与预测。同时,他们对率先起步的革命如何以其感染力、吸引力自然而然地(决非强加于人、强行输出地)成为邻近的资本主义文明国家(特别是其中文明程度最高的首富之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使革命拓展、深化,开辟走向同时胜利的征途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必须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的起步问题与革命走向同时胜利或相继胜利的征途问题,是既相区别又相关联的两个层次的问题。可是,长期以来,在国内外的许多相关的论著中,两者往往被混同为一个问题。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受斯大林的一个颇为流行的论断的影响。斯大林写于1926年的《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和1950年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都曾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认定为所有的或大多数的资本主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同时发动革命以期达到同时胜利。很清楚,同时发动、同时胜利,是这一论断中并列的两个关键词。因此,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原意,理论结合实际地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的那些脍炙人口的论断是大有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形成期的奠基作品之一《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有这样两段常被引用的话:“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

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①“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②第一段话,综论社会主义革命(当时通常称为共产主义革命)的世界性的特征;注重揭示社会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国际交往的日趋广泛、密切,正为革命的同时发生、同时胜利提供现实的可能性;力求证明:“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③第二段话,在探讨历史冲突的根源与主要矛盾的发展、激化时,由共性到个性,说明由于国际交往的广泛、密切及其伴生的经济竞争激化的结果,使工业发达程度有所差异的国家,仍有可能产生同样导致国内冲突的类似的矛盾。第二段话与第一段话互相参照,还不足以说明那时马克思、恩格斯已试图从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两个层次谈论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问题;革命将从何起步,克敌制胜的方法是什么,仍是若明若暗。但作者的笔锋一转,由个性到共性,明确提示:工业不发达的国家一旦产生与工业较发达的国家相类似的矛盾、酿成相类似的国内冲突,就有条件、有资格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佼佼者去同时发动革命,同时取得革命胜利。可以断言:当时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是以内在联系的两个“同时”(即同时发动、同时胜利)为前提的。上引的两段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② 同上书,第115~116页。

③ 同上书,第87页。

中还包含着马克思、恩格斯的另一个闪光的思想：一个资本主义文明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的高低，与其社会矛盾激化程度的强弱、阶级冲突和革命爆发的早晚，并不一定有直接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两位导师在 19 世纪 50 年代的论著中一再重提或发挥这个闪光的思想。

两年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阐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取胜之道，又在另一部名作中得到强化。1847 年脱稿的著名的《共产主义原理》，有一个著名的设想。恩格斯在回答共产主义革命能否单独在一个国家内发生的问题时，明确地说：不能。理由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连在一起，以致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外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大工业使所有文明社会的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社会的主要斗争。基于此，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①

为准确阐述导师的思想，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在《共产主义原理》之后，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重提见诸《原理》的这一著名思想。《共产党宣言》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是在《共产主义原理》脱稿两个月之后写成的。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1 页。